

# 沂蒙秋天的美食

□高 山

站在如诗如画的秋季里,看溪水激滟,山河锦绣;看稻穗泛金,瓜果飘香;看树叶染红,芦苇若雪……大自然妙手天成,写就无数韵味无穷的诗篇,绘出色彩斑斓的美丽画卷。然而,在这万紫千红的季节里,最美的美食,都美不过沂蒙那些万千美妙的果实。

沂蒙山多岭薄,却盛产苹果、桃子、核桃、柿子、枣子等耐旱的瓜果。山山沟沟里,一年四季瓜果不断,每到秋天,更是硕果累累、四处飘香。儿时,因为母亲工作忙,许多时间我是在沂蒙山坳姥姥家度过的。姥姥总笑说我秋胖,因自小挑食的我,只有到了秋天才有吃不完的瓜果,特别是核桃下树的时候,兜里装着、手里拿着,即使临睡前都会吃上几颗。

山里核桃多,包产到户前,家家户户会按人口分到许多的核桃,让整个山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。而姥姥家院子里的两棵核桃树是让我牵挂时间最长的。两棵树差不多粗细高矮,如同两棵并肩而立的兄弟,树冠枝叶相连,遮天蔽日。每到春天,我就天天跑到树下看着发芽,看着长叶,那些碧绿碧绿的叶子总让我产生无限遐想——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清香的核桃呢。但无论我怎样着急,核桃树依然不紧不慢地出絮、挂果,不紧不慢地结仁、上油,如同我们不急不慢的人生一样。那些长长的夏日里,我甚至一天几次站在树下仰起头,看一看那些毛杏子大的绿色果子到底长大了多少。

整个夏天,我都坐在核桃树的浓荫下游戏、缠着姥姥讲故事、跟着姥姥学针线,那些绿荫婆娑的夏日里,姥姥总会慈爱地

伴在我的左右。姥姥做针线的时候,我就在一边画着各式各样的画,手巧的姥姥会不时停下来,手把手耐心地教我月季和牡丹画法的不同;有时还会拿了彩纸,和我一起做成红花绿叶的巨大花朵,我则欢天喜地跑回家,挂在堂屋的正中间,又喜庆、又好看。

“七月的核桃、八月的梨”;“白露、白露,核桃撑破肚”。白露过后,当天上传来第一声雁鸣时,满树的核桃也真的成熟了,喜悦于我也便开始泛滥起来。舅舅家的哥哥们放学后来不及吃饭,便手脚麻利猿猴似的窜到树上,在树杈间飞来荡去。我和姥姥在树下仰着头,看着高高的树杈上哥哥们杂耍般飞来荡去,便时而欢呼雀跃,时而提心吊胆。有时,爱唱歌的二哥三哥还会在树上放声高歌,他们唱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、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”……站在高高的核桃树上,那嘹亮的歌声传到很远。“噼噼啪啪”间,那些裹着青皮的核桃像急雨中的冰雹接连不断地落下来,砸出许多欢笑声。

于是,好日子便来了。

新鲜的核桃去皮后,核桃肉鲜嫩无比,把那白生生的核桃肉丢进嘴里,用牙轻轻一咬都能咬出来,甜脆香醇直扑舌尖味蕾;晒过一段时间的则多了一份劲道,咬在嘴里香气会更持久。从秋到冬,每天早上,姥姥都会在小米粥里放些核桃仁,每次我总翻来覆去挑沉在碗底下的核桃仁。其实,盛饭的时候,姥姥已经把锅里的核桃仁尽可能多地挑出来给我。尤其冬天,与其说被姥姥叫醒,倒不如说是迷迷糊糊中被核桃粥的香气“吵”醒。喝上一碗热乎乎的核桃粥,和三哥踩着厚厚的积雪打雪仗,

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姥姥放上白糖炒核桃仁,完整而饱满,又香又甜,放在嘴里细细嚼满齿生香,周围的小伙伴吃了还要吃;中秋节的时候,姥姥还会用核桃仁做成核桃饼,咬一口香半天,怎么吃都不能解馋。

如今,又是核桃飘香时,心又一次回到了家乡的小山坡。但捧着家乡新鲜的核桃,却再也寻不到姥姥的身影。子欲孝而亲不待的伤痛啊,让故乡的核桃也失去了旧日的韵味。

## 二

俗话说,八月的梨枣,九月的山楂,十月的板栗笑哈哈。深秋时节,正是板栗成熟的时候,沂蒙人家屋前房后的栗树上便挂满了数不清圆溜溜的栗蓬,在山野秋风的吹拂下,一棵棵硕大的栗蓬便绽露笑脸露出褐色饱满的果实来。打板栗是个技术活,需要戴着草帽、眼镜、口罩、手套,否则一不留神,便会伤及自身——我的小姨就因打板栗时没做好防护,被掉下来的栗蓬刺伤了眼睛;打下来的栗蓬落在半人高的草丛里寻起来也麻烦,姥姥便在粗大的栗树下铺上偌大的布,打下来的栗蓬便纷纷落在上面,省却了捡拾的辛苦。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板栗生吃甘甜,烤或煮又有各不相同的美味;在沂蒙,吃得最多是栗炖鸡肉、栗炒排骨;到苏州旅游时,曾吃过那儿的红烧栗子鸡,回来后便也学做给家里人吃,竟也成了家里的保留菜品。但最让家人常吃不厌的,当属红枣栗子小米粥,既能健脾养胃,又能益气补血,而姥姥做的南瓜小米栗子粥却一直令我们回味着。

怎么能忘了那些小灯笼似的柿子呢?南山北坡,房前屋后,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,红彤

彤的,在万紫千红的深秋里,想不注意它们都难。路旁沟边,只要一抬手,便会摘下一个个熟透的软柿子,剥开一点点的皮将嘴贴上去,“吱溜”一声,那甜甜的柿汁便会甜到心里;早上摊煎饼的时候,姥姥会从厨房里出来,到门前的树上摘下五六个红红的柿子,煎饼快下“鏊子”时,取二三个剥去柿皮的软柿子烙进煎饼里几分钟,然后三两下拆好递给眼巴巴蹲在跟前的我,咬一口实在香甜无比。20世纪90年代初的沂蒙人家,家家户户正屋梁下,都会挂着几串红红的柿子,直等到几尺厚的大雪铺地时,姥姥再烙两个甜甜的柿子煎饼,长满冻疮的小手捧着热气腾腾的,边吃边走在扑哧扑哧的雪地上,竟也是一种幸福。

还有那些黄澄澄的秋梨、脆鲜的枣子、咧着小嘴哈哈笑的石榴、各色的苹果,用盐煮出来的豆荚……这些随手可取的美味让小肚肚每天撑得溜圆;一筐筐的红辣椒用线穿起来,长长地垂在门口的两侧,实属山里人家的一道风景;在山野里玩累了的孩子们,随便挖几个地瓜、掰几个玉米,用锄头刨一个小坑,取随处可见的石块自三面围起,然后把地瓜、玉米埋在坑里,随手找来干柴点上火,用不了多久,山坡里便香气扑鼻、飘溢出秋的香味,这样的午饭,那些年我们都曾吃过。

秋天沂蒙的蝎子是最丰美的。据医学专家介绍,外地蝎子全身只有六爪,而独有沂蒙山区的蝎子全身八爪,再加一对螯钳,共十爪,故有“蒙山全蝎”之称;而自“秋分”之后,气温开始

逐渐下降,野生蝎在此期间食量大增,并将摄取的营养转化为脂肪贮积起来,以便供给冬季休眠期和来年复苏期内所需的营养消耗,因此,这时的蝎子自是肥美。记忆里姥姥的手掌会时常长“疖子”,又大又痛,每次长时,都会让姥姥疼痛难忍。每年清明时节,姥爷便买了蝎子用油炸过后让姥姥配着白酒吃下,到了秋天,更是买来许多,让全家同食。后来哥哥们大了,每到秋天,便带着工具到山上捕捉,后来姥姥多年的顽疾治愈并根除,甚至连手肘处的一块牛皮癣也治愈了。姥姥在世时,总是念叨蝎子的好处,我们全家都养成了秋天吃蝎子的习惯,多少年来,全家竟从不再受皮肤之疾的困扰。前些年,本家姑姑查出肺癌晚期错过手术期,家中表妹日日用蝎子代药给姑姑治疗,七年后的今天,姑姑不但依然健在,竟比前些年更硬朗了许多。

我爱这多姿多彩的秋,我更爱秋天沂蒙取之不尽、食之不厌的美味。

Y 有此一说  
ouciyishuo

## 老实≠低情商

□徐立新

儿子是个老实人,他的老师曾跟我说:“你孩子是班上最老实的学生,从不给老师添麻烦,同学欺负他,他也不怎么反击,能忍。”

我听后,一开始有些高兴,但想了想后,觉得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怕他一直这样下去,以后会吃亏。

有几个例子可以证明儿子的老实。有一次,坐他前面的女生,下课时把他的文具盒扔在了地上,孩子回来跟我说,他气得都要哭了,但最后还是忍住了,自己把文具盒给捡回来了。我说,要我跟老师说这事吗?他说不必,自己能处理好。有一次我们给他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铅笔刨子,结果他的一个同学借去用了,迟迟

不还,他也没有要回来,最后不了了之。

还有一次,在课后,班上一个同学用纯净水瓶打他的后脑勺。我说,要跟老师或同学家长说吗?他说,不用,我自己能解决。此后,再上课时,他不再跟那个同学坐一起了。

类似这样的例子,还有很多。比如,和同学外出研学,吃饭时一道好吃的菜上来,别的同学会争着给自己夹最大块的,他不,等别人夹后才伸筷子。

我既欣慰又担心,怕他过于老实,以后走上社会被人欺负,甚至被看成是不灵活,情商低。

有次,我跟爱人讨论此事,爱人反问我:“你能教会他不老实吗?你和你爸爸,还有我,说到底也都是个老实人,孩子怎

么可能不是个老实人?”爱人又反问我:“你和你爸因为老实吃过亏吗?过得不如别人好吗?”我说没有啊!爱人说,那不就行了。

我父亲是名普通的乡村教师,一辈子认认真真地工作,遇到好事,很少去争;受了委屈,很少去辩。心态平和的他,今年八十多岁了,依然健健康康,能吃能睡,能干活,能阅读。

受父亲的影响,从小我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孩子。很多跟我合作的人都这样对我说,主要是看中我的实在、老实,跟我合作永远不会担心被骗、吃亏。

业余时间,我喜欢写写文章,一些文友告诉我,可以用投稿软件一稿百投,多赚稿费,我

从没用过。我写了多年文章,但也只给几个固定的报纸和杂志写,极少一稿多投。我深知,信任都是相互的,不要糊弄任何一个对你好的人。稿费是好,但要取之有道,连人都做不好,还写什么文章!

前几年,情商被炒得很热,甚至变味成了各种“处世之道”,甚是喧嚣,乃至把一个人的成功归结于是否有高情商。我不反对高情商,但如果把“精致的利己主义”说成是高情商,我不屑。

我觉得踏踏实实地做个老实人,本本分分地去做一些事,才是高情商。老实人,在一件、两件、三件事上可能会吃亏,但终其一生下来,不但不会吃亏,而且还会福报。

